

為戲曲着迷

何冀平

應澳門學者穆欣欣之邀，為她的新書《京劇裏的中國文化》寫序，此書原是有秩序的，由國家京劇院院長王勇撰寫，我受邀要寫的是即將出版的繁體版。穆欣欣的這本書，將京劇藝術與中華文脈深度交融，書中精選十一齣經典劇碼，以戲為媒，串聯起傳統哲學、倫理道德、審美情趣與人生智慧，融入她數十年看戲、悟戲、寫戲的生命體驗。書中寫到她從小受家庭影響，父親穆繁中老先生是評論家更是戲迷，母親也是，她從小受的教育是《霸王別姬》的悲壯、《穆柯寨》的英姿、《白蛇傳》的奇幻，她和兩個姐姐在這樣一個癡迷戲劇的家中長大，背戲唱詞，默寫唱詞，是她們從小的遊戲。在這樣的氛圍裏長大，這一生也再離不開戲曲了。

近期，我的活動都和戲曲有關，越劇《蘇東坡》在香港演出，香港不像內地，有一批喜愛癡迷戲曲的觀眾，在這裏演出，戲曲排期都不超過3場，市場很小。《蘇東坡》開始售票了，名角茅威濤主演的前兩場很快售罄九成，青年組張亞洲的一場一直不太好，只有六七成，為了支持青年組，我買的票都是青年組，不僅是支持，這一組演得真的好，充滿青春美。在寫劇本的時候，我選取的是蘇東坡的青年時期，包括反派、朋友、妻子都是青年，不超過40歲，我沒有寫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和他的勾連，為的就是要年輕感，茅威濤老師的演技不用談，相貌和心態都年輕，就是蘇東坡的這個年齡段，我並沒有設想青年版，青年版是茅老師自己提出來的，張亞洲是她一手帶出來的愛徒，形象氣質演技都好。香港觀眾是識貨的，最終3場票全部售罄，一張不剩，劇場裏沒有一個空位，主辦方戲曲中心主管鍾珍珍很開心，但也收到觀眾意見，這麼好的戲，為什麼不安排多幾場？

我請來的朋友，是因為熟悉我的話劇，多數不太熟悉戲曲，他們說，聽說要去越劇，都會搖頭：越劇？看不懂。欣喜的是，所有看過的朋友沒有一個不讚好，開口就是：想不到越劇會這麼好看！我的一位做醫生的朋友，從來沒看過越劇，是因為我，才帶著全家來看戲，也喜歡上了越劇，他帶來的兩個讀幼稚園的小朋友，也被舞台吸引，看入了神。

戲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為了傳承，我們堅守在各自的崗位，穆欣欣融入個人記憶與文化傳承於一體的書寫方式，既有文化解讀的深度，又有實地傳播的溫度，極具可讀性，期盼她的大作早日在港澳面市。

一年一度Met Gala

鄧達智

Met：Metropolitan Museum，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Met Gala：1948年面世，為當年新建的時裝部分Fashion Institute籌款，後成為常態，每年以不同時裝主題策劃晚會。1972年至1989年，由當年《Vogue》藝術總監、後出任Fashion Institute總監、一代時裝傳奇Diana Vreeland主政下，漸變為明星名人投放或美艷、或誇張的衣着作為賣點的盛會。

早在10年前，Met Gala看似開到荼蘼，回天乏力，透過近年網絡自媒體如雨後春筍，Met Gala造就超級數眾的報道機會，讓盛會瞬間成為國際活力四射、吸盡眼球、人靚衫正的焦點，不同年齡、不同膚色種族、不分國界的觀眾……全部被吸引進去。無論是彈是讚，重要的是有人留意、有人辯論，在社交媒體上發光發熱。這股熱潮，相信我們中國內地不同領域亦都吸引着以億計的觀眾。今篇選用照片，來自我們的滑雪公主谷愛凌，一身創意無限的冰雪氣泡迷你連身裙，跟她年齡、身材、氣質及冬季奧運會屢獲佳績的身份匹配，相得益彰。相信不少中國人都樂意看到谷愛凌滑雪裝束以外、參加盛會的衣着形象。

未必贊同所有參加Met Gala的明星名人身上的衣着打扮，但當中不少着實以百分之三三心思與工本，按照每年的主題，投放極多資源，務求吸引環球眾多眼球的關注。

作為一位時裝設計師，每年來到這個時候，都本着獵奇心情去盤點參與盛會的嘉賓們選擇的衣着，當中不少打扮猶如馬戲團巡遊，另一些又似巴西里約熱內盧一年一度盛大嘉年華，更有不少女士的穿着猶如拉斯維加斯賭場艷舞女郎……他們的存在，反而凸顯為數也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精彩無限的造型與衣着。

2026年Met Gala主題，猶如過去多年，由《Vogue》環球總策劃（過去的總編輯）Anna Wintour定位、命名：Costume Art或Fashion is Art（時尚乃藝術）。當中打着藝術之名來混淆過關大有人在，但與藝術結成一片的服飾亦有不少叫人服口服。

筆者眼中最扣人心弦的，乃Emma Chamberlain穿上已故名師Thierry Mugler遺傳的品牌Mugler製作，以生前如草芥、死後登上美術領域天王巨星地位的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作品《星夜》（Starry Night），畫上衣裳及身體，叫觀眾驚艷不已的拖地長裙。



●滑雪名將谷愛凌穿上冰雪氣泡迷你連身裙，參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一年一度的時裝盛事Met Gala。作者供圖

實而不華的姐妹情

少爺兵

「實而不華」的姐妹情——這是對近期為粉絲觀眾熟悉的管樂和張小婉這對「姐妹花」的評價。內地女星曹穎解釋說：「『實而不華』是指姐妹倆的言行都很真實、不造作，更無半點為名為利的華麗爭奪。在影視圈能成為朋友已不易，有着姐妹情份更是寥寥可數。」

於眾人的印象中，管樂的性格比較大大咧咧又愛笑，反之張小婉給人一種沉實、心思細密的感覺，腦筋較清醒。管樂不諱言十多年來與張小婉相處，造就一份真摯情；不過在節目中，「娘娘」鄧萃雯（香港女星）和侯佩岑兩人跟她比親人更如家人般的溫情，是她無法抗拒的愛，也是她參與該節目最大的收穫。可是關注張小婉平日的一言一行，乃十多年來姐妹情的一種習慣。管樂說：「從沒有將她們作任何比較，因為兩者的情義不同，我的感受情緒也各異。正如在節目中我也曾說過，不放心萃雯姐和佩岑姐在不同的隊伍，跟她們於同一組是緣分亦是最堅固的安全感。她們倆前者如媽媽，後者如姐姐般對我愛護有加，我沒有想到過會如此幸運。」

管樂和張小婉拍檔，「同煲同搵」這麼多年，也在演藝路上共嘗酸甜苦辣味道，此路也是走來不易，能同步受到觀眾的喜愛和關注，已讓她們心裏「樂開花」。二人彼此關注乃自然而然的慣性，好似我心中的一位偶像獲獎無數，多次跨界演出，所以所得更成比例；我自問仍不夠努力，亦沒有偶像的勇氣，很介懷別人對我的評價。張小婉也注重外界對她的評語，不過她對很多事情都盡量不帶情緒去消化，但人的性格很難不被「喜怒哀樂」所影響。小婉經常說：「人嘛，常被逼迫或者主動接觸很多事情，只能在適當時告訴自己以平常心去面對，這方面管樂做得比較好。人的性格表面只是一部分，並不代表全部。管樂認為走喜劇路線的演藝人，結婚運較差，不可否認無論男女，對婚後生活都寄以厚望，此乃人之常情！」

有圈中人透露，管樂和張小婉目前都有追求者，只是追求者仍未能打動她們放棄現時的事業，甘為對方洗手作羹湯。換言之，兩人感情仍未到達「深愛」階段，事實上要接受、諒解演藝人的工作也非易事，就算是平常心去面對，相信只能是一時，事關不論男女誰不重視「少年夫妻老來伴」的感受？

張武昌

母親的茶葉蛋

離開家鄉這些年，我吃過很多地方的茶葉蛋。街頭早點攤上的，高鐵站便利店的，星級酒店自助餐裏的。它們各有各的味道——有的太鹹、有的太淡、有的香料味重得發苦、有的又寡淡得像白水煮蛋。可沒有哪一顆，能比得上母親做的茶葉蛋。

上世紀七十年代，農村的日子普遍清貧。別說吃肉，就是能吃上一個雞蛋，也算是一種奢侈。母親卻總能在有限的條件下，變出些不一樣的花樣來。茶葉蛋，便是其中之一。

那時候，母親做茶葉蛋是捨不得放太多佐料的。她從櫃子裏翻出一點茶葉——不是什麼名貴的茶，只是尋常的粗茶，又找出幾片陳皮，那還是秋天吃橘子時特意曬乾的。雞蛋是自家養的母雞下的，攪上幾天，才有那麼七八個。

母親用清水把雞蛋洗淨，放入鍋裏煮熟。煮好後撈出來，一個個地輕輕敲破蛋殼，讓裂紋像蛛網一樣布滿蛋身。接着，她在鍋裏倒上一點點清油，把茶葉和陳皮放進去稍微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冒了出來，滿屋子都是。然後加入清水，放入雞蛋，再撒上鹽，有時候加一點蔥和酒。大火燒開，再改成小火，慢慢煮上1個小時。那1個小時裏，我總是不停地往廚房跑。鍋裏咕咕咕地響着，茶葉和陳皮的香氣一絲一絲地鑽進鼻子裏，饞得人心裏發癢。母親笑着罵我：「急什麼，還沒入味呢。」

可她自己呢，隔一會兒就揭開鍋蓋看一看，用筷子輕輕翻動一下雞蛋，生怕受熱不均。灶膛裏的火光映在她臉上，她的神情專注而安詳，彷彿在做一件極鄭重的事情。

終於等到出鍋。我守在灶台邊，看着母親用漏勺把雞蛋撈出來，放進一隻搪瓷盆裏。雞蛋還燙手，我就急着去拿，被燙得直用手指頭，母親又笑又氣，趕緊打一盆涼水來讓我冰手。等雞蛋涼了些，我小心翼翼地剝開蛋殼，蛋白上已經印滿了深淺不一的紋路，像褐色的瓷器開片，又像老樹皮上的裂紋。輕輕地咬一口，茶葉的清苦和陳皮的微香都滲了進去，蛋白彈嫩，蛋黃綿軟，連那點鹹味都恰到好處。那時候覺得，天底下最好吃的東西，不過如此。

她坐在旁邊看着我們兄妹幾個狼吞虎嚥，嘴角帶着笑意，偶爾伸手幫我們擦掉臉上的碎屑。我問她怎麼不吃，她說她不愛吃雞蛋。長大後我才明白，哪裏是不愛吃，是捨不得吃。那幾個雞蛋，是她在清貧日子裏，能從自己嘴裏省下來的全部甜蜜。後來長大了，離開山村，去了遠方的城市。想吃茶葉蛋的時候，只能自己動手。

雞蛋洗淨，冷水下鍋，煮上8分鐘，蛋白剛好彈嫩，蛋黃凝而不乾。煮好後立刻用冷水浸泡一會兒，這樣蛋殼更容易剝，也更易入

味。用勺子輕輕敲裂蛋殼，讓它穿上那件布滿紋路的外衣。

滷汁是關鍵。一勺老抽、一包紅茶、一勺鹽，是基礎。而香料，才是靈魂。草蔻去苦，草果增香，小茴香讓蛋更嫩，肉蔻提鮮，花椒去腥，白芷去除異味。有時候也用桂皮、八角、香葉這些更家常的。它們在鍋裏翻滾，香氣一層層疊起來，像一首層層推進的樂曲。小火慢煮30分鐘，關火後再浸泡上一兩個小時。剝開蛋殼，滷香撲鼻，入口滑嫩，層層味道在舌尖舒展開來。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無論怎麼用心，我煮出的茶葉蛋，總少了那麼一點味道。那就是母親的味道。

這些年，我加過那麼多香料，試過那麼多火候，配方越來越講究，做法越來越精細，可始終做不出母親的味道。直到有一天，我在廚房裏對着那鍋茶葉蛋發呆，忽然想起母親當年用的不過是粗茶和陳皮，那時候家裏不會有八角桂皮，可那味道卻讓我惦记了一輩子。我這才明白——原來不是我的手藝不夠好，而是那顆茶葉蛋裏，藏着一味永遠無法複製的佐料。

茶葉蛋，從來不只是茶葉蛋。它是家的味道，是山村黃昏時那縷裊裊的炊煙，是一個母親在清貧歲月裏，傾注給孩子的全部溫柔，是母親站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貴州開天眼

項平生

這兩個月，貴州特別火。身邊太多朋友去了貴州玩，回來都讚不絕口。我上次去貴州，是二十多年前參加小母牛的扶貧之旅，那真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貧窮山區。

土隔三日，刮目相看，這次貴州五日行，去看了兩個世界第一的國之重器，都是位於這個曾經的窮鄉僻壤：「世界第一大望眼鏡」中國天眼，以及「世界第一高橋」花江峽谷大橋，雙世一加上春暖花開的百里杜鵑、「明代歷史化石」天龍屯堡古鎮、黃果樹沉浸式實景仙幻劇《再回西遊》，貴州可謂亦古亦今，濃妝淡抹總相宜。

這次多謝貴州文旅局的安排，我們由西九龍坐高鐵5個小時抵達貴陽，吃了一間很有格調的酒館「茉莉小館」，入住Kempinski酒店。次日開車兩個半鐘頭，到了平塘，就開了天眼。看到的不是黔驢技窮的夜郎自大，而是讓全世界仰望的新貴州，爬上7000多級樓梯，真是「大鑊」。

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鑊，直徑500米，足足30個足球場大，不可能放在平地上，剛好放進一個渾然天成的天坑。要找到一個能放下這個巨鑊的天然爐灶，也花了22年時間，科學家南仁東在貴州喀斯特窪地中尋找，用雙腳丈量了上百個窪地，最後才找到了這個天坑，還有天然排水功能，可以剛好放下這個世界第一鑊，於是「開天眼」了。

「地無三尺平」的貴州是中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92.5%是山地和丘陵，除了自帶天然爐灶放下了天眼，這地理上的絕境還創造了更多奇跡，當今全球前100座大橋，貴州佔近一半，故稱「世界橋樑博物館」。

離開了天眼，經過無數隧道和橋樑，終於到了世界第一高橋——花江峽谷大橋，橋面距水面的高度達625米，主橋跨度達1,420米，凌駕於「地球裂縫」花江峽谷之上，視覺效果震撼。

這裏遊人眾多，一因去年剛剛才竣工，二因貴州文旅很有想頭，將這大橋打造成橋樑觀光項目，像澳洲雪梨大橋一樣，可以登橋參觀，在橋上喝咖啡，怪不得全日都人頭湧湧。



●筆者攝於世界第一高橋花江峽谷大橋。作者供圖

《愛情沒有神話》

叢仁

作為一名看膩了「霸道總裁愛上我」套路的觀眾，《愛情沒有神話》給我的第一感覺是「終於等到一部給成年人看的劇」。這部由《三十而已》《繁花》黃金班底聯手打造的新作，從骨子裏就透着一股拒絕懸浮、直面現實的硬氣。

劇集最硬的底牌，無疑是導演張曉波與編劇秦雯的組合。張曉波擅長把都市生活拍出「毛邊感」，沒有濾鏡，只有真實的雞毛蒜皮；而操刀過《繁花》的秦雯則將亦舒筆下的清醒與鋒利，化作了角色口中一句句精確的台詞。加上電影級的美術與造型團隊，他們不是在做夢，而是在還原——還原上海這座城市的現代質感，還原成年人世界裏的算計與溫存。

唐嫣飾演的林展翹，是我近期看過最舒服的女主角。她不是靠男人上位的傻白甜，而是出版界的金牌編輯、文化公司的創辦人。這個設定極具現實感：她年薪百萬的底氣，來自對優質IP的掌控與運營能力。這精準映射了當下內地文化產業的現狀——頭部從業者靠內容變現實現財務自由，而非依賴職場死工資。看她雷厲風行地談判、冷靜地分析市場，你會覺得這才是現代職場女性該有的樣子：獨立，是因為有獨立的資本。

如果說林展翹代表了「新女性」的經濟獨立，那麼她與趙又廷飾演的網文大神何韓的感情，則代表了「新關係」的精

神獨立。這不是一見鍾情的童話，而是一場成年人之間的「清醒博弈」。兩人既是職場上的神駒俠侶，也是生活裏的帶刺知己。何韓作為單親父親，背負着過往的傷痕；林展翹渴望愛情卻絕不將就。他們的拉扯，充滿了試探、防備與算計——不是不愛，而是成年人愛不起。最終，他們選擇的不是誰拯救誰，而是勢均力敵地同行。

《愛情沒有神話》之所以可貴，在於它撕掉了都市劇最後一層虛偽的糖衣。它告訴我們：愛情不是解決人生困境的萬能藥，經濟獨立與精神獨立才是。這部劇沒有製造焦慮，它只是平靜地展示：當代都市男女，如何在現實的廢墟上，重建屬於自己的、不完美但真實的生活。

劇中女二楊采鈺飾演的周媚也有不少表演戲份，劇中的她驟眼看來有點似劉亦菲的感覺。劇集仍在追播中，喜歡唐嫣的朋友，看此劇一定不會失望，她實在有很多演戲的空間，特別是在演破口大罵的劇情時，真的很爆，趙又廷今次也一改形象與戲路，留待大家收看時再給評價吧！



●《愛情沒有神話》劇照 作者供圖

一個法官的救贖故事

小蝶

無綫叫好又叫座的電視劇《正義女神》播映完畢了。余詩曼繼在《新聞女王》當女王之後又再在《正義女神》中化身成女神，以法律為圭臬，高舉正義之旗幟，與惡勢力和壞分子對抗。

余詩曼飾演的言惠知本來是一位家庭幸福、正在攀升事業頂峰的中年法官。正當她在接受畢生中最高榮譽之際，卻猛然發現原來自己在審理一宗兒童墮樓案時，因為被錯誤引導而誤判，不但不讓受害者沉冤得雪，更令枉死孩童的母親被警員誤殺。嗜血的兇手卻逍遙法外，笑嘻嘻地享受他的殺人戰績和未來計劃。

雖然沒有人察覺或計較她的錯誤，受辱和悔疚的言惠知卻重重地摔了一大跤。在被良心和公義呼召和驅使下，她不但與她意見不同的檢控官丈夫離婚，更在接受觸手可及的榮譽前倏然煞停登上更高的一層樓，毅然拋棄無比尊榮和

錦繡前程，作出一個無人猜想到或會選擇的決定——自願降職到少年法庭當裁判官。

言惠知甘願從神壇的頂峰墜下來，是因為她要從一個低職位中糾正自己在雲深不知處的位置時因被蒙蔽而犯下的錯誤。同時，她從教訓中悟出教化犯人的青少年對社會的重要性。於是，她選擇摘下頭上最耀眼光環，由天上降到凡塵。她通過審理一宗又一宗青少年所犯的案件，幫助少年犯人改過。同時，她亦在做正確的事情中，撫慰自己受創的心靈。

換句話說，《正義女神》是一個大法官自我救贖（Redemption）的故事。

救贖是西方戲劇常用的創作主題，如俄國經典小說或名劇《罪與罰》，希臘悲劇的伊狄帕斯王在知道自己是弑父娶母、擾亂國家秩序的「壞人」後，自挖雙目、放逐自己的行為等。香港電影的例子則有《審死官》《毒舌大狀》，以及電視劇《倖存者的救贖》等，都是主人翁的自我

救贖故事。

主人翁在故事開始時往往是處於人生的最高點，志得意滿。冷不防命運原來正在跟他開玩笑，把他從最高處推下來，摔得他遍體鱗傷。主人翁在痛定思痛後，我們這些旁觀者便看着他展開砥血療傷的救贖過程。他通過遇上不同的人 and 事及面對各種困境和痛苦，逐一解決問題，吸取教訓和經驗，轉化成更大的能量和更強的心，一步一步地攀登再上。

在主人翁每走畢一段路後，他那雙曾經沾着鮮血的手得以慢慢地洗滌褪色。當他重返人生的軌道，再次立於高位時，即使那已經不是同一座高峰，又或高度比前遜色，可是，他的境界卻是超越以前，而他亦已蛻變成一個更美好的人。

救贖的故事在開始時往往令人看得戚戚然。可是，當主人翁打落門牙和血吞，逆流而上，最後，把手中和心中的血紅變成粉紅色，卻是一段很好看的人生旅程。